

约 定

□白义孟(四川)



一张照片,几段回忆,总在不经意间在心头翻涌。

那年同学三十年聚会。“博士”按下快门,将夏日的风、相聚的暖,连同我们眼角的细纹,定格成了永远。

“博士”是我师范同学,当年跟他保爷姓“吴”,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,才改回其本姓“周”。“博士”是与他初识时,我赐予他的雅号。

那时,他国字脸上架着副宽边眼镜,镜片是当时主打的淡黄色,时尚感十足。镜框总滑在鼻尖上,他也不推,看人时,便微微扬起头,带着股较真的憨劲儿,说话有板有眼。

叫他“博士”,不全是对他的赞美。我认为轻而易举的事情,他却显得异常困难,俨然一位书呆子。他唱歌常常跑调令人捧腹;他平常走路,手脚灵便,舒展自然,体育课上,只要老师喊“齐步走——”他立马面色紧张,动作僵硬滑稽,令人忍俊不禁。

不过,他可是个活脱脱的理工男,考师范时,数学满分,物理化学也接近满分。高深的几何题,别人抓耳挠腮,他稍加思索,几笔便画出关键的辅助线,难题迎刃而解,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博士”家在达县,我老家在大竹深山,离学校都远,月假才能回家。周末,我们约在一起,打篮球,逛东湖,穿竹城巷子,还凑合着煮面吃。“博士”常说“我们要从小玩到大”——没啥漂亮话,日子走着走着,心就粘在了一起。

到了饭点,“博士”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掉漆的煤油炉,一斤碱面,一小团儿猪油。拧开炉盖,倒上煤油,划根火柴,“噗——”蓝幽幽的火苗舔舐着锅底。水冒泡时,我们的心也跟着开了花;蹲在炉边,看猪油在热汤里化开,香味混着煤油味,满

屋弥漫。

那碗飘着猪油香的热面,味道不算好,可炉火跳着光,把几个想家少年的心,捂得滚烫;友谊,就像锅里的面,越煮越绵长。

三年,快得像阵风。师范毕业时,我送“博士”到车站。我们击掌为誓:“苟富贵,勿相忘!”他推了推滑向鼻尖的镜框,眼神亮得像星星。

当年那个理工男,被分到乡镇中学教英语。他没吭声,白天站讲台,晚上挑亮灯——函授、自学,磨了五年,硬是啃下了英语本科文凭。学生说,他的课讲得很扎实。

后来他又迷上了电脑和照相,成了学校的“技术好手”。他待人实在,做事牢靠,本事扎实,早早当了领导。

他这股子韧劲传给了儿子。孩子顺着这股劲往前奔,从川大拿下博士学位。那天,“博士”打来电话,声音都发颤:“你这‘博士’没白叫,总算有个真的了。”

师范毕业后,我与“博士”一年见不上几面。时间随风飘散,情谊却像缸里的老酒,越陈,情分越稠。

十年前,我一心想弯道超车,没防着人心险恶,结结实实栽进了别人挖的坑。那阵子,日子就像头上套着个黑布袋,见不着亮。

“刚才大伙聊天,你心神不定的,脸色也灰扑扑的,”“博士”盯着我的眼,“遇到坎了?”

“没,没啥。”我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。

“真没有?!”他攥住我不放,“事不顺?”

“有困难说出来!”他眼神澄亮,“你忘了我们击掌为誓的约定了吗?‘勿相忘!’有事我们一起扛!”他说话有板有眼,还是当年那股子认真劲儿。

我心里直嘀咕:真是个书呆子!别人唯恐避之不及,他还一个劲儿地往里钻。“哎!”只得一

五一十地“老实交代”。

后来,当我缓过劲来,才懂得那声“一起扛”,比任何安慰都重。

前年,儿子小学毕业,我们先去重庆“红色基地”学习,接着受“博士”全家人相邀,转道成都。火车还没进站,他们一家子早等候在出站口了。

游川大、四川科技馆,逛麓镇、锦里、杜甫草堂、宽窄巷子,还有那些记不全的去处,“博士”早把吃的、住的、玩的路线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一路走下来,“博士”嫂子“爱屋及乌”——两个女人手挽手,嘻哈声一串接着一串。我与“博士”相视一笑:“你瞧,咱哥俩话少,她俩倒像是从小长大的老姐妹。”

“你看,这像不像当年的竹城老巷子?”在锦里,“博士”指着路边的青石板问;在熙来攘往的宽窄巷子,“博士”突然停下脚步,发出了新的邀约:每年我们都要一起“与花海相约”“去追寻风的脚步”——一起慢慢变老!这约定就像当年煤油炉上跳跃的火苗,瞬间暖了心房。

太阳斜斜地照过来,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当年碗里吃剩的面条,总缠在一起。

后来单独跟嫂子聊天,她对我说:“我们家老周血压血脂都偏高,可还总惦记着当年的猪油面。他听你的,你要劝劝他——多吃素。”

“哈哈,这家伙,就好这口,改不了。”

如今,“博士”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,时间宽裕了,却没闲下来享清福。闲下来就扎进华为鸿蒙系统里,研究新功能。前几天视频通话,他的镜框还是老样子——总滑在鼻尖上,他也不推,仰着头盯着屏幕,手机里刚好飘来莫文蔚的歌: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我有个我们……”

被月光晒伤的夜晚

(外二首)

□胡有琪(四川)

躲过了白昼火炉的烧烤
却躲不过月光暗地射来的火箭
那夜躲无可躲
一冒头 就被月光烫得惊叫

那夜很郁闷
本想为世人写一篇月光清凉的文章
却字字溅火
落地生烟
烫得蛙声长夜里瞎跑

在被月光晒伤的夜晚
梦 有点魂不归位
它不知到哪里避暑
听到我在读诗
慌不择路就钻了进来
结果
那梦在诗里流了一晚的汗

◎时间的褶皱

时间并没有老
老的是一些回忆
老的是一些青苔

风吹走的是落叶
鸟巢里的鸟鸣声还是从前一样鲜
爱情正在孵化一枚往事
脱壳的蝉 却叫出了夏天一身的汗

红日的熨斗没有抚平流水的波纹
我们还在回家的路上
天黑了
但时间还掌控在额头的褶皱里

◎城里的月光

城里的人很多
但城里的月光却很孤独

人都被楼房囚禁在屋里
城里的人间烟火和月光隔着一扇窗
人诱惑不了一袖清风的月光
月光也无法挑逗人们内心的欲望

在城里
月光总是迷路
走到一条无人走的路上
独自彷徨
独自沧桑
不知不觉
就被高楼一个过肩摔
扔在路上 啃一嘴冰凉

有多少人已忘了月光
他们动不动就把窗帘拉上

但我还在收藏城里的月光
哦 你还是我的白月光
看到那片月光
我的梦就会回到故乡
喊娘

在城里
我不但手上有一片月光
在心里
我也在为一枚月亮上香